

史記

卷百二十八之三十 終

列傳六十八之七十

龜策  
范蠡  
子貢  
白圭  
猗頓  
卓氏  
程鄭

寃孔氏  
師史  
任氏  
太史公自序

三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稱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三王世家崩成侯日者，龜策列傳

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出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下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

著龜祀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以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壤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壯士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

龜策列傳

太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徐廣曰逢音逢一作達○索隱曰逢謂兩手執蓍分而切之故云逢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左傳曰遇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戰于阪泉之兆

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昔周室卜而龜逆

傳左

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鈞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鈞音火候反

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

道索隱曰停音佩倍背音佩信賴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

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

上徐廣曰蓮一作頸頸與蓍著百年而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蠚江傍家人

靈一千年而生百莖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養老豈

不信哉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龜策列傳

叢書即上華子書

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闡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遂留反擣蓍即叢書擣古稠字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有擣火也涉世家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

捐隻火取火

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蒲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蒲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蒲。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蒲六十莖已上。長蒲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蒲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

謂葉列傳

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爲緣。謂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許氏說淮南云。蚌龍屬也。音決。○索隱曰。決當爲蛟龍。音龍。注音決誤也。蚌龍伏之。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蒲。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鑄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膚骨穿佩之。徐廣曰。膚音乃毛反。膚臂音反。○索隱曰。膚音乃高反。一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

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索隱

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鳴梟

草無毒蠚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

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

徐廣曰子得我

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

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

王求之於白蛇蟠杆

徐廣曰一孤反

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

索隱曰

曰按林名白蛇蟠杆林龜藏其中杆音烏謂白蛇嘗蟠

打此林中也音巖言求龜者齋戒以待誕然也

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化髮

徐廣曰化一作被

謂被髮也

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

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

龜策列傳

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出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遺去人教殺之勿遺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今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

東京賦所謂白龍海豚見夢於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

索隱猶作

衛平而問之

索隱曰宋元王之臣也

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

五

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輶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射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謂昨夜也以今日言之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爲今昔大河江洞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因玄服而乘輶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

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郤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

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十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敵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

龜策列傳

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主雖遣之，江河必怒，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主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澑雨不霑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

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父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訛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闢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兆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

龜策列傳

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通而一作病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虫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間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鉏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除草也徐廣曰耨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

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檮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捲蚌徐廣曰鑄音判。索隱曰拌訓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累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令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蒙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

龜策列傳

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觀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閼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訴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禮畢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著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爲菜者用挾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

日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索隱曰著音持慮反則箸即筋爲菜者用挾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箕子恐死

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將以昔  
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

至明陰競治之

徐廣曰：競，一作龍。

姓競名也。

○與之俱亡入於周

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

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

紂不

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

徐廣曰：天子之身死居名曰宣室。

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

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

是人皆富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

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

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

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

嵒峯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

龜策列傳

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  
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  
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  
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惠，邦家  
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  
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  
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  
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  
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  
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諫者在  
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

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遺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興者也。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興，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傷，脯酒禮。

鮑參列傳

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創音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知凶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讐。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則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鑿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

龜

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禹名者重以逢蒙子之巧劉歆七畧有鑿門射法七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錄又奈何責人

錄說文作錄不詳

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鬼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墓蝟辱於鵠虎見毛作地淮南萬畢曰鵠令蝟反腹者謂憎其意而心惡之也蛇龍屬也蟬姐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日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

正義曰騰蛇曰即且

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哀不全故有狐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畧有風月孤

龜策列傳

狐

庄三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喻龜之不全也乃

輒耕录可不陳衆仲先生嘗類樂金堂有能等

不知所出特不記毫策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全而猶居也

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穢龜者以其命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二五

二月

正月

**正義日**

言正月

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一黑點爲十白也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下至首領大者皆卜兆

十二月

**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正義曰謂兆首仲起。

索隱曰  
音琴腔

首俛大免兆首伏也

五月

七月  
八月

八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巳卜暮昏  
龜之激也謂隱日微音叫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

食已卜著眉

鑽之常以月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先以清水潔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而祝之乃持龜而遂

拂拂而兜先以清乃持龜而遂

龜泉列傳

之若嘗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宗隱曰人若已卜不中  
皆祓之以郊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  
索隱曰祓○徐廣曰一作十  
祖法也言以爲嘗法耳  
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  
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爲郊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郊周環之祝曰  
今日吉謹以梁卵煥蕡索隱曰梁米也郊雞子也煥謂  
木也音次弟之弟言煥荆枝更  
湍而灼故有煥名一亦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  
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  
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煥音題煥焦也言以梁米雞卵  
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  
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  
北向龜申必尺二寸徐廣曰一作十  
索隱曰祓  
卜先以造徐廣曰一作十  
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  
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

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一作止

三者正身

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

淵諸靈數刺

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如此

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

徐廣曰行其一作身

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卿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收人皆上偶不得發卿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貞某欲求其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内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跼內外自隨可得占

龜策列傳

帰  
少  
少

卜占病者祝曰今其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姪首仰足跼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累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跼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跼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若干人在某所今其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跼首仰身首

徐廣曰一作簡字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脰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脰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脰脰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脰首仰。不來足開首仰。

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脰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龜策列傳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擣。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脰。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

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擣。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擣。不得。首仰足

肸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内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肸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霧不霧霧呈兆足開首仰不霧橫吉

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

䷲ 篡列傳

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善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霧不霧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貺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龜策列傳

命曰呈兆首仰足貺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無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貺以占病不死繫者父母傷也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母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母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矯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

龜策列傳

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疾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殆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母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胫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殆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

龜策列傳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母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來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無疾疫歲中母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無

疾疫歲中母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霑霑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貺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龍策列傳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母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霑霑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霑霑

命曰首仰足貺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又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熟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乖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攜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脢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熟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霧霧大吉

命曰頭仰足脢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殆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久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殆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

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賒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母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繫起繫留母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詣有凶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無傷母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詣有凶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留禍罪聞言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詣内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母罪行來

龍策列傳

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卜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此交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告

此首俯足貯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母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告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母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脰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殆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咎無內病者占龜未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脰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体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據凡此六十七條別是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脰者生足開者死行

龜策列傳

者足開至足脰者不至行者足脰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脰者不得繫者足脰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

三主異龜

五帝殊卜

或長或短

若瓦若玉

其記已亡

其繇後續

江使觸網

見留宋國

神能託夢

不鬻其足

李云

蕭何傳雖智本加急未通義理待精丈人以可究其深奧者也

周易紀聞十漢他集言風俗多取不文尤道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漢列傳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士雞狗之聲相聞民

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

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

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

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

徐廣曰衍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雜反穀木纏名皮可爲紙繕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盧紵音佞性今山

龜策列傳

間野<sub>亦作</sub>苧<sub>行</sub>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柂梓<sub>索隱</sub>  
日南子<sub>二音</sub>薑桂金錫連<sub>徐廣曰音達</sub>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璫珠璣齒

革龍門竭石

<sub>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sub>

北多馬牛羊

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sub>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sub>  
<sub>○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上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銅其下有銀山上又有銀其下有丹山上又有磁石其下有金</sub>  
此其大較也<sub>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畧也</sub>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  
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  
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sub>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sub>  
<sub>求彼貴賣之</sub>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

貨殖列傳

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存而  
自然之驗邪<sub>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sub>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  
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匱不至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sub>索隱曰辟音開辟開也通也</sub>此四者民所衣食  
之源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sub>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sub>而巧者有餘拙者  
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sub>徐廣曰瀉音昔鹵鹹地也</sub>人民  
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  
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  
焉<sub>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其後齊他邦故海岱之間歛衽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sub>

中襄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sub>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sub>

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

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殆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  
計然者

貨殖列傳

源流至論集五班史表系於諸表之外自出新意以為古今表意有抑揚之陳裁然徐改是書其失猶甚云計然為范蠡數字著之書人之師矣

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柔心必若駒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常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

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鬪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

索隱曰時所用之物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

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

索隱曰五行不說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物之理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

病末

索隱曰言米饑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

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

著之理

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憇幣

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

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云苑蠡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乘輕舟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大顏云若盛酒之鷗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則可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鷗夷子皮事田成子成

貨殖列傳

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爲朱公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常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周易杞聞王食其志李惺寫  
程文侯作盡地力之整齊雄偉  
文當程文侯時李克務盡化  
力以極文政之李克七篇莊儒  
家子貴子高李惺三篇  
程文侯相  
在法家而固致兵、盡地力者

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  
饑飽也匿於窮巷子貢  
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  
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  
璽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  
辰爲大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  
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塩起** 孔叢曰：猗頓者，之窮士也。耕則常飢寒，則常寒饑。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葷，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盐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

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  
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  
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兩下  
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苑鹽亦曰即成鹽焉池  
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

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坎闊一尺餘高二尺

白色光明洞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徹年貢之也

烏氏倮常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羸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

縣東四十里倮各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

獻猶私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數○索隱曰谷音欲畜之牛羊十倍也畜至

用谷量馬牛昭曰蒲谷則具不復秦始皇帝令倮比章數○索隱曰谷音欲

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涪地

清其名

寡婦清臺山谷名貞女山在

叢書言

貨殖列傳

凡下坑

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

眾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清寡婦也能守其

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

清寡婦也能守其

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

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

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闢梁弛山澤之禁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

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

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

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姦邪○正義曰重及秦文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

孝繆居雍隙

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龍蜀之間、要

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

索隱曰、賈音古字、

獻孝公徙操邑

徐廣曰、在馮翊、○索

隴

隱

即操陽音

操邑

索隱曰、邑音古字、

隴

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

衆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

饒危

徐廣曰、音支烟

薑丹沙石銅鐵

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

竹

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

機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裹斜綰轂其口

徐廣曰、在漢中言褒斜道

少

狹綰其道曰、有若車以、所多易所鮮

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勘言以所多易

其所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

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

貨殖列傳

要其道

正義曰、要音要言要束其路也

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

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

正義曰、盤庚都殷周人都河南王已下都洛陽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

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北賈種代石北也

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也代今代州

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比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名彊直爲樸中也○索賈音賈音冀意曰、樸音冀音冀

也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發懷忮

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

種代石北也

索隱曰、石邑縣也、在常山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也代今代州

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陽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比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名彊直爲樸中也○索賈音賈音冀意曰、樸音冀音冀

也

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泊

史一百二十九

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美

索隱曰奇音羨美音羊戰反奇

謂時有餘衍也

其民羯羶不均

徐廣曰羶音兒一音囚几反皆建羊名○索隱曰羯音已

統反羶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剽悍

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揚平陽陳

椽其間得所欲

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

溫軹西賈上黨

正義曰溫軸二縣名屬河等州也

中山地

曰澤潞北賈趙中山

索隱曰溫軸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

中山地

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

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也

民俗懷急

徐廣曰懷急也音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

中山地

翫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

索隱曰椎即剽

休則掘冢作巧姦冶

徐廣曰多美物

音

剽熟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推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

徐廣曰跕屣怡張晏曰跕

貨殖列傳

屣也蹠曰蹠蹠爲跕也

游媚貴富入後宮竊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

作務

一濮上之邑徙野王

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

懷州野王也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

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

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

地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勃勃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索隱曰被背之也並類此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

性之捷悍也

有魚鹽棗栗之饒

北鄰烏桓夫餘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

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

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

一

二

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絲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

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

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

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

而鄒魯濱洙

索隱曰齷齪音則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

角反又音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

徐廣曰在成陽○正義

曰左梁陽芒碭以北爲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

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

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

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

貨殖列傳

陽郊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

湯止于毫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

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

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正義曰沛

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爲郢楚之都

正義曰郢都

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

正義曰巫郡巴郡

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

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正義曰荊州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

逼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

取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

下邳正義曰二縣並在今泗州

正義曰二縣並在今泗州

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彭城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

正義曰彭城以東東海

吳廣陵此東楚也

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揚州也言從

蘇州並東楚之地曰朐其俱反縣在海州故增縣在沂州西逐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也

浙江南則越夫

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第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

徐廣曰都鄖鄖縣屬江夏

○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東南百二十里

九江

正義曰九

江郡都陰定遠縣西六十五里

江南

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

丹陽陰陵故城在濠州故城在譚州東南百二十里

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

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郡宛城分

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

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

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豫章洪州也

正義曰今長沙十三州志云有萬

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是

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

貨殖列傳

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

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

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

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南北俱至廬州也

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

于越雜俗

徐廣曰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文

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

徐廣曰括地云江州潯陽縣有

黃金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

正義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

九疑山在營道縣

贊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

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與江南大同俗

而揚越多焉

番禺正義曰潘虞

二音今廣州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

奏韋昭曰果謂龍眼

華支之属葛布

國學社門子史記貨殖傳武關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

徐廣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鄭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墮字索

隱曰鄭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

武關而無鄭關蓋鄭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

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鄧與鄭相似也

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

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丙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鹹鹹之則草死而苗無

損也鵠除草也

果隋

徐廣曰地理志作穀○索隱曰隋音徒大反穀音郎果之穀

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遘反縣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固往

往出鹽太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

縣下除草下生風下陳附下隋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丙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鹹鹹之則草死而苗無

損也鵠除草也

果隋

徐廣曰地理志作穀○索隱曰隋音徒大反穀音郎果之穀

正義曰言江淮

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遘反縣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正義曰言江淮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丙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正義曰言江淮

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遘反縣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正義曰言江淮

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

正義曰謂丙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地鹽

正義曰言江淮

魚或火耕而水耨

徐廣曰及遘反縣草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

正義曰言江淮

魚或

義曰言從奸好而行之令  
人愛而故云利疑也

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富不停貨也任俠并兼借交報仇慕遂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幣

徐廣曰驚一作流其徐廣曰驚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撫鳴琴渝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渝音曳躡一作跕跕音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正義曰田鳥反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

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連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謠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株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自有園田牧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正義曰音律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一百二十萬故千戶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息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

而更倍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

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十四。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四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各異。

千所記牛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

千足

常昭曰百五十頭。

水居千石魚陂

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計也。

○索隱曰

波澤音波漢書作波音同。

正義曰言

山居千章之材

徐廣曰廣

波澤養角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

正義曰一作椒駟案常昭曰椒木所以爲轍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椒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

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

徐廣曰六斛四斗也。

若千畝危茜

徐廣曰危茜二十五

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緋赤黃也。

千畦薑韭

徐廣曰千畦二十五斛案韋昭曰畦猶

貨殖列傳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得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聚食○索隱曰醜音渠畧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闢智

正義曰言少有錢財既饒爭則闢智巧而求勝也。

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

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

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甕

正義曰釀千甕 酢鹽醋云酒酢 鹽醬千甕徐廣曰長頭器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鹽

醬千甕徐廣曰大鑿缶索隱曰音都

孟康曰儋石鑿石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反

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糴千鍾徐廣曰出穀羅音掉也

反也羅音掉也新橐千車

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

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

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材也舊將作大匠掌

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

竹竿萬个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古賀尺云竹曰个

木曰枝上音遜說文云轍小車也

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

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駟案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

箱轍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

千石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

若弔反馬八罿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罿一日夜蹄小黃云蹠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若韻

銅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三十斤

徐廣曰素木鐵器若三十斤

馬蹄蹠千徐廣曰蹠

徐廣曰蹠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

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揭音吐合反駟案漢書

徐廣曰揭音吐合反駟案漢書

千石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鮑孫叔

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鮑孫叔

白疊木錦所織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

非中國有也

漆千斗糲麴鹽豉千荅徐廣曰龐厚之布也

徐廣曰龐厚之布也

千石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鮑孫叔

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鮑孫叔

千鈞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鮑魚也○正義曰鮑音鮑魚也

以斤論鮑鮑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鮑是大好者

棗栗千石者三之

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正義曰音

魏晉指謂有房技者指千  
則一百也

日作者

貨殖列傳

膠  
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旆席千具佗果菜千鍾鍾六斛

石斧皮

徐廣曰：駟音祖郎反。馬儈會亦是儈也。

徐廣曰驥  
祖郎反馬倫

物費賈也。謂估僧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貧更三之。屢與五之。

此亦比干乘之家其太率也率音律得雜業不中什二  
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則非吾財也請略道  
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

當世千里之中賢人紛紛富者多獲其擇惡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淳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

徐廣曰：周廣漢。正義曰：復萌，分利州縣也。

曰此地狹薄吾聞汝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守作跋

文淵書作峻

卷之三

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鳴芋也。言卽州臨卽縣，其地肥，又以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郡安縣有大芋，如蹲鳴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者也。至僅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漢書愈下藥識下藥而古之  
論者讀多愈識細以毒衣  
言其於利雖不及之苟得然  
此復藏陳子於細考而也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波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  
公子之賜與名。章昭曰：優游間暇也。然其贏得過當。今子愈於織喬。正義

日音色審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

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利贏利過於

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父子雍容而勝於懼慄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

冶徐廣曰魯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

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

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正義曰刀丁桀黠奴人

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

擣刀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言其

刀有爵邪將止爲刀氏作奴乎無發聲助語言其

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俊嗇也而師史

貨殖列傳

尤甚正義曰師史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  
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  
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父賈  
以父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父賈在此諸國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

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關其地也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

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秦昭曰督道秦邊縣名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

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

富者數出、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入能致富若此。

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富若此。

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云、邊塞主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斥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斥、故云斥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尺、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尺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吳楚七國

一尺線、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尺長也。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稽反、貸假也。音吐得反、與人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物云、齊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吳楚七國

貨殖列傳

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音吐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代反、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簡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各各有杜姓也、宣作杜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及杜二縣名、一作汲及。

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甲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子亦作拙也、而秦陽以鑿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

張良曰雍縣人姓樂名成也

戴

服虔曰治刀劍者如薄刃作刀  
劍削者譬如託臂形也酒  
濯之削謂刀劍害也謂人  
有力劍削故君子主酒劍  
之文其始祖東歸令新之  
酒先礼反削先石反

之第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  
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荀正義曰桓終人姓名行賈丈夫貳行也而雍樂成  
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脂無角者膏也戴以饒販脂者膏也

曰、秦一作翁。○索隱曰、雍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  
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  
利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耶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  
摩刀以水洒之又方吉云劍削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  
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

耳濁氏連蹻索隱曰晉灼云大官常以十月作沸湯津  
羊胃以末椒薑扮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  
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  
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列傳

索隱述贊曰

貨殖之利

工商是營

廢居善積

倚市一乍倚氏

倚市邪羸

白圭富國

計然彊兵

保參朝請

女築懷清

素封十戶

卓鄭齊名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傳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云張晏云南方

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蕡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曜敦光昭四海又通賦云黎淳曜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

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猶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揔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按堯之序及于賓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揔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

大史公欲以史爲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

官

象後世爲

司馬氏壯典周史

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自是先代兼爲史衛宏

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忠或有所據

襄王有子顏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入少

梁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

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按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

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爲晉寧軍將少梁古梁國也瀛姓

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徐廣曰在趙者

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書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以傳

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

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

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

刺客傳之前蹟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

正義曰五姓反如淳

云刺客傳之前蹟也

前蹟其後也

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錯孫靳郡守也錯孫靳一作靳

各反斬音紀豐反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

靳與武安君阨趙長平軍

孝成時趙還而與之俱賜死

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

各反斬音紀豐反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

曰地名在鄠縣

三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

陽西北四里○正義曰若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

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

崩賾玄孫卬爲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崩

賾生昭預生憲憲生卬也

王卬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

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爲漢市長無

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

皆葬高門索隱曰長安城北門也

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

皆葬高門索隱曰長安城北門也

自序

○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瓊曰：百官表無太史公。武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誣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按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年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瓊及常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受武本紀也。

自序

周易記平誤卷之  
六家之要指四  
列儒者於陰陽之名  
道家之間是謂儒者  
特大聖之一脉而不知儒者  
之道無所不護五  
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  
吾道之所弃也。讀之深本  
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易於揚何。徐廣曰：菑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學正義曰：布內反，顏云停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也。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道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義爲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

別不可易也。墨者

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

尚儉而難

後有徐菴子傳其術也。

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索隱曰。徧音遍。循言難盡用也。

然其彊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

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按名家名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

萬物

索隱曰。贍音市。謚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

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太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如淳曰。知難守

不

自序

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不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而任術。

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殆。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蓺爲法。六蓆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之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

茅茨不翦

正義曰屈善曰采椽不剖

索隱曰常昭云采

椽操振也

正義曰

不剖削也食土簋

徐廣曰一作壘

案服此器

暨土刑糲粱

擗取爲糧

爲糲也

所以盛羹也

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

糲粗米也

糲也

之食

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

穀曰五斗粟三斗米

所以盛飯也

糲也

米也

三本云梁好栗也

○正義曰黎云蓋斯以盛餅也

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

糲粗米也

粟也梁粟也謂食

黎藿之羹

表赤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

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爲首尊尊君爲首也

可以行一時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正義曰按禮親親父爲棺厚三寸也

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

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

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

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

爲首尊尊君爲首也

可以行一時

自序

黎藿

黎藿

之計而不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織繞猶纏繞不通大体也服虔曰織縫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其辭難知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往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時之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公子還引之以

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虛者道之常也因者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也心群臣並至使各自明君之綱也以教唯執其綱而已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窪徐廣音云空也馴案李寄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歛空也申子云歛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其名則謂之空空有窪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聲也元氣神者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之貌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不先定其神也技体者形也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大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顏子允此皆言通家子教為長

自序

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河朔夏陽縣馴案蘇林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禹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又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岱衡山東南十里禹乃岱山仲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巖巖之下三月季庚岱山發石禹乃岱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

會稽探禹穴，**閩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即此穴也。

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

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

正義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

山在道州浮於沅湘。

正義曰：沅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汝泗。

**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

州東北而南曆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邾**。正義曰：邾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

州東北而南曆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鄆**。正義曰：邾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名。

州東北而南曆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薛彭城**。徐廣曰：靈帝汝南子游爲魯相，陳蕃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

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郡曰：邾國也，音皮。

本音蕃，案田襄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

鄆，鄆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郡曰：邾國也，音皮。

自序

司馬遷丁於孔子  
卒後四百五十年

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  
主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

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歲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爲簷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

自序

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  
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  
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  
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  
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昭武里大夫司馬遷史  
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記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抽徹舊書故事而勿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  
之書索隱曰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本奇曰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大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  
案常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以爲天下儀  
見春秋緯大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是而非也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  
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  
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怠  
因就此筆而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戒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此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  
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自序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弑  
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四萬四  
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  
字便爲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遷豈以公羊之  
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耳非字之  
誤也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  
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故易  
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豪釐繩以千里駟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而乃不知，其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夫理則故，陷於罪咎也。趙肅曰：布計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

自序

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禪義。」當一主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而已。」晉灼曰：唯唯謙應否也。否，不，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襄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敷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也。○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

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角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壯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降也大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降也幽於縲絏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請其義隱微而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自序

續文苑注呂覽當國時作之而云近男孰難秦時作之而云因秦古人文具意不注其詞類如此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徐廣曰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闔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各成法度帝嚳堯舜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昭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

正義曰音薛也

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

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

喪酆鎬陵遲至殷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碧公思義惇豪之旅

索隱曰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鐘鐸也○索

隱曰鑽音巨鑽中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凡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

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鐸

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鐘鐸也○索

隱曰鑽音巨鑽中也○正義曰維偃于革尊號稱帝殺武任力二世受運子

自序

鍾

秦本紀第六

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

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

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

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

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賈

正義曰音殞

諸呂不台

徐廣曰怡譯也不爲百姓所說

○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澤爲是也

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

徐廣曰趙隱王后

大臣洞疑

索隱曰洞是洞

遂及宗禍作呂

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

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

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祖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

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

自序

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廢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強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志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

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

自亮

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  
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速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言此樂書以述古已來禁之與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真望敵知吉凶也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此野之戰而克桀紂作樂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

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

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真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

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翻

忽索隱曰案忽者抱文之徵也翻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翻恐衍字耳○正義曰

翻匹遙反今音匹泊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  
轂口出絲也言律曆相沿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五

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  
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  
元論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之也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  
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用用則萬靈罔不禋  
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  
云幣錢也

自序

音五官反可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  
音苦孝反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  
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  
之讓作吳壯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  
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瘠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瘠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  
伯文武是師功冠群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  
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綱繆也音亡又  
反謂太公繆綱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  
音武虎反言呂尚繆於幽權之屬番番黃髮番音波及毛長  
策謂六韜二三略陰扶七術之屬番番黃髮番音波及毛長  
老人髮白而更黃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

肖本下省

諸侯霸功顯彰，田閼爭寵，姜姓解亡。

徐廣曰：闢，一云嘉  
監解，一作遷，嘉

父之謀，作齊大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大義曰：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晉禪其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鮮葉，反名度；霍，反名處也。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霍名彊，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是也。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嘉仲，悔過，正義曰：武王管蔡，霍、鮮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

正義曰：蔡叔度。

自序

之子莘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祀。蕡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祀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刺，賈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志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榮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宋乃滅亡。

項侯東，宋五代之祖也。宋得林及刑之王，備頃不寧，平素懷誤也。

嘉微子問大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

叔虞邑唐君子譏名

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九少子名成師也

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

五世家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

六卿專權

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

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

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越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而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文身斷始祖廟越士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文身斷

自序

少康之子實南海

正義曰吳越春秋云越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而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文身斷始祖廟越士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

髦寵鯀與颺

索隱曰寵音鯀元辭音鼈

既守封禹

徐廣曰封禹山在武康縣南奉

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

東蠻能修其德滅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

王人是譏祭仲要盟鄭

父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

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驥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襄續厥緒

正義曰襄反佐

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

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

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

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  
大梁王假廩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收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  
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成宦能撥濁世而獨宗  
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  
王道國亂世反之於正觀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  
蓺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太史公

用學紀聞士大夫記正誤曰  
夾漈鄭氏曰陽武侯大義  
平侯貳易謂順天應人  
烏可與陳涉同日置議哉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皆侯力事乎爭強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臺薄氏始基詛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眞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

第十九

漢既竊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文爲楚主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戍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文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正義曰謂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閘遭立

續

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荆燕。  
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寢，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  
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平定，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收寧。嘉參不伐功，發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收寧。嘉參不伐功，發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

太史公

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呂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亢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偶，愛發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

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亦治。作管晏列傳。

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

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匿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

太史公

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傳。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屬。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貧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裏。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周易記聞士云鄭氏易學  
距揚墨而抑亦取墨子  
儒墨固異矣空嘗嘗觀  
其遺文哉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鄖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徐廣曰一作壞列往壯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篤孟嘗君列傳第十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如楚以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傳第十六

列

太史公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試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徐廣曰詞音火侯反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訥於魏齊徐廣曰詞音适索隱也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字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

耻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

頗蘭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

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曾仲連鄒陽

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

結子樊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勦謀首作李斯  
列傳第二十七

太史公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  
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墳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  
徐廣曰是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  
其一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輦洛而韓信爲填穎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

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

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擊齊度量序律歷作張

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

崩成列傳第三十八

索隱曰崩音悲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太史公

從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

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擢剛作柔卒爲列臣繫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

繫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

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

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

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

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梁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太史公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

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

全

甌人斬濞

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

孫守封禹爲臣

索隱曰孫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禹之山今在武康縣也

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蒲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徐廣曰一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

作莫藩音

襟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普寒反

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  
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  
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  
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作簡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莊子齊東野語

太史公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  
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  
姦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  
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  
游俠之後本是厚與子之方一况能當仁義之重

名乎

田學紀聞士仁者有半教者  
有取焉作游俠傳張氏曰  
游俠之後本是厚與子之方一况能當仁義之重

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

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

索隱曰按日者博士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所用欲循

徐廣曰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

一事也所用欲循

一作總

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

三主不同龜四夷各異下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頗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闡其要

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

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

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

太史公

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  
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文尺斛斗之平法也賓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  
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  
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  
黎氏後亦惄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  
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  
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欵念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故逸者網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二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  
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  
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即兵書也。遷設  
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  
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  
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拱  
下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  
輻咸歸車群臣尊輔天子也。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音紀言扶義倜儻  
於時作七十列傳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  
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太史公

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累以拾遺。

補李寄曰：六蓀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韻此作蓀。謂補六蓀之闕也。

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義曰：太史氏撰史記言其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何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制春秋之義，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漢書

荀爽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與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謂策列傳傳新崩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謂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士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謂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

太史良才

寔慕先德

周遊歷覽

東西南北

事覈詞簡

是稱實錄

報任投書

申李下獄

惜哉殘缺

乖才委續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一百三十

鑄字之設可印群書以傳永世誠爲無窮之利矣然其始鑄字樣有未盡善者印書者病其功不易就永樂庚子冬十有一月我

殿下發於宸衷命工曹參判臣李蔵新鑄字樣極爲精緻命知申事臣金益精左代言臣鄭招等監掌其事七閱月而功訖印者便之而一日所印多至二十餘紙矣恭惟我

光孝大王作之於前今我

主上殿下述之於後而條理之密又有加焉者由是而無書不印無人不學文教之興當日進而世道之隆當益盛矣視彼漢唐人主規規於財利兵革以

爲國家之先務者不啻霄壤矣實我朝鮮萬世無  
疆之福也

永樂二十年冬十月甲午正憲大夫議政參贊  
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同知春秋館事兼成均大  
司成臣卞季良拜手稽首敬跋





